

潮头拾贝

在三亚过年(外一首)

■ (四川)李后强

多次在三亚过年,
每次都有新体验。
鲜花、浪花,
美食、美景,
蓝天、碧海,
阳光、沙滩,
雾霾绝,人心暖,
腰围容易大一圈!
而今年,凤凰飞出南海端,
三亚登上央视春晚,
神州惊呼,天涯不遥远!
扬心潮澎湃的帆,
驾乘风破浪的船,
魅力海景如梦如幻!

灯塔、邮轮、快艇,
海葵、海豚、帆船。
水上舞蹈划闪电,
世界小姐伴花船,
流光弹奏拨心弦。
欢声笑语洒海面。
三亚让世界惊叹!
城市正巨变,建设更规范。
昔日风行“小产权”,
一夜清风全扫完。
许多年,游客心悸的小饭店,
如今有了价格上限。
国际旅游岛,
不仅是老人的家园,
也是创新的乐园。
不仅是车牌的博物馆,
更是创业的国际范。
面朝大海,胸生灵感。
仰望星空,心中平安。
在三亚过年,
见证碧海蓝天。
亚龙湾、海棠湾,
清水湾、三亚湾,
湾湾有精彩,处处是亮点。
自然生态在保护中重建,
社会生态在治理中完善。
凤凰机场飞凤凰,
椰树密林飘椰香,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南海观音自无言,
鹿回头,换了人间!

春节为什么要回家?

春节为什么要回家?
因为那里有我的爸爸妈妈。
他们给了我生命,
养育了我成长,
不想图个啥,
一生只想儿女多回家!
岁月侵蚀了他们的健康,
腿不便、脑不灵,眼也花,
还有高血脂与高血压。
现代的短信、微信不会用,
春节回去聊聊天,说说话。
春节为什么要回家?
因为那里有我的童年与牵挂。
爸爸教我种地,妈妈教我说话。
南坡放羊,密林捕鸟,
上山砍柴,下河捉虾,
还与光头狗娃打过架。
今事记不住,往事忘不了,
时光洗白了我们的头发,
回放的形象更加清晰高大。
那棵古树是否开了花?
那个池塘是否有青蛙?
春节为什么要回家?
因为那里有我的基因与文化。
不论飞得多高、走得多远,
体内仍然流淌着父母的血液,
灵魂还是刻印着祖先的密码。
长江滋养中华民族,
祖辈逆江入川走三峡。
周家湾的泉水纯又甜,
小龙山的雄鹰很潇洒。
发蒙识字在山垭,
家训在心,耕读传家!
春节为什么要回家?
因为要寻根、要倾述、要报答。
团聚的引力太强大!

江湖险恶,社会复杂,
多少苦衷要对爸爸妈妈说,
人生的未来要好好谋划。
春节就是爸爸妈妈,
他们到哪里,哪里就是家!
不论旅途多么遥远和艰难,
一切都不怕!路在脚下,
带着家眷,扛着沉重的行李,
直奔爸爸妈妈住的那个家!

携一滴钟声,等你在
新年的契约里(外一首)

■ (四川)李自国

让我感动于这些岁末的教诲
就像是新年馈赠给人间的每片绿叶
快乐的王子,风将你引向哪里
你似乎全然不在意,一年的契约
如一生一世,对谁都一样的慷慨陈词
对谁都一样被年末的尾灯照亮,都有大地母亲
回眸你的十二个月份。规律永不动摇
日月撼动年轮,当身心竖起一尊佛像
蓦然回首,目光交会的刹那,去普渡芸芸众生

是的,我还不懂得生活的样子
新年的每滴晨安,每道晚茶
就像佛家的方向,万法缘生,皆系缘分
是来自世间的外部,还是并肩于年荒的异景
前生五百次的凝眸,唤醒今生一次的擦肩
起码没有寺庙门前那棵菩提树的预见和依据
我踌躇着,新年的钟声变得不顾一切

就这样远离你,又记取你,被分秒催眠的果实
不求摘取,不求贪婪殊荣,白驹过隙之后
唯有内心的善行,才是你蔓延时光的秘密

以诸神护佑着每天的生活

农历十二,腊者接也,新故而交接
腊月是个祭祀之月,那些庸常的年关
像宇宙洪荒,又似时代的新风系统
已变成一幅神灵般的插图,绿色葱茏里
既然树木,需要让大地任贤似的一一挑选
既然抚平道路后又是猗郁的年华
那么夜里的祭祀,终将走出人世年荒的困境

也无需选取任何姿势的告别
快到家的年货还奔波在路上,北方
连雪也在做梦的北方,迎刃而来的铮铮颤音

凭藉这南方的腊月,十指怒放的羽毛起誓
爱和幸福,平安与相生相守的火焰
总是被新年宽大的钟声不停地仰望和照耀
而佛在高处,俯看人间的善恶相因
时间的鞍马比什么时候都显得慈悲

呈现来年,呈现极寻常的日子
落叶是自由的,一棵棵树木像迷途难返的人
岁月欠下的尘埃,是以心换心,
以时针唤来分针,以远山唤回清风
让诸神护佑着每天的生活,和生活的绿叶并携
当黎明的白鸽划过除夕夜的丛林
而每天的新枝都重拾着世间轮回的风声与落叶

除夕(九章)

■ (湖南)陈惠芳

1

不经意间,又抵达了这一点。
犹豫着,要不要返回乡村,
翻烤着那一盆炭火?
年迈的父亲走了,
住在了老屋的后山。

年迈的母亲来到了城市,
沧桑的脸,多了一份沉静。

2

2013年,除夕夜下了雪。
禁炮的区域,还是响起了鞭炮。
雪覆盖着红红的屑,
雪上面点缀着最新的红。

2018年的雪,大部分已经消融。

有些散落的雪,

微小说

史二爷老屋后的那棵大青冈树死了,一起大风,拇指粗的树枝直往下掉,把房上的背瓦槽瓦打烂了好多皮,遇上下雨,水就直接往屋里滴漏,走进屋里如进入了水帘洞。

吃午饭时,二爷给老伴陈婶说,干脆下午找两个人帮忙把它砍了取点料,待秋后农闲请张木匠来做个打谷子的板桶,再顺便打两担水桶粪桶之类,陈婶说:“别慌,还是去问问赵队长,听说现在砍树要有手续,不要挨罚款的。”

“我自己栽在房前屋后的树,现在都干得可作烧火柴了,砍了还罚款?”史二爷很纳闷。

“听说砍干树与活树都一样呢!”陈婶又叮嘱道。

史二爷生性胆小,听老伴这么一说,饭后便找到赵队长,赵队长听后说:“可能有规定,但具体咋规定的我也说不准,最好去问李站长。”

史二爷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李站长。李站长问明情况后平易道:“既然是自然死

潮头品茗

小城的春天

■ (广东)赖燕芳

日子如流水,春花已在枝头绽放,春柳儿
飘绿,窗外草木葱茏,我才惊觉春回大地,万物
又复苏了。也许生活忙碌,整日走走停停,
我不再关心小城四季变化的微妙,感觉上似乎
已经非常熟悉桥头的生活,但实际上一个人很少
有时间去真正认识自己常年居住的这个城镇,
直至这一季的春花又再萦绕了。

凛冽寒冬过后,春雨霏霏,小城在烟雨朦
胧中少了江南的温婉,却又多了一丝令人心
烦意乱的情绪。连续的阴雨天和回南天总会
在春寒料峭中如约而至,给人一种道不明、说
不尽的惆怅。绵绵春雨滋养了万物,终于雨收
雨歇,漫长的冬夜后,枝头新绽了一抹绿。春
日新莺绿意,我才看清时间的面容是那样清
新怡人。小镇抑扬顿挫的春天奏鸣曲从绿树
环绕、池塘围屋的祠堂飘出,有燕子呢喃,或
在远处的茂林中,在东江河水碧波荡漾间有
水鸟翱翔,有白鹭啁啾鸣啭唱起了悠闲的歌,
一首首都是春之恋曲。

莲城没有四季之分,四季很暧昧,很多树
木总是一年四季郁郁葱葱如常,桥头的春天
里最令人称奇的是它的春风扫落叶。在桥
头医院前一排排榕树,一片片姗姗来迟的
落叶,渲染了莲城春天里无边的秋色冬时,叶子
在空中缓缓旋转,再慢慢飘在尘土上或落在
灌木丛中。那落叶铺满了地,人们在沙沙的
叶子上走着,恍惚以为是穿越到秋天。而在桥
头人看来,落叶纷飞这才是春季的伊始。在春
天,你会不经意看到道路两旁的树木,一边是
无边树木凋零萧索落尽,而另一边繁密的枝
丫上新芽初吐,小城春色与秋色平分,落叶与
绿芽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姿态同时上演,让
人啧啧称奇。

当落叶过后,树木的脉络才清晰可见,凋
零后,春天的每一棵树都有其风骨,就算它只
剩下枝干,还有光秃秃的枝丫。当看到田新社
区一排排整齐的绿叶在春天吐出了新芽,那
鲜嫩的绿色,那样张扬着青的绿、春的翠,点
点生机萌发出了片片春意,小城的春就遍布
在这密匝匝的绿网中。与秋天截然不同的是,
没有红叶五彩斑斓,层林尽染,只有这赤诚的
绿色,令人看到了新的希望。

春天的桥头,阳光不愠不火,透明湿润,
有琉璃的质感。落叶纷飞与绿芽初吐只是小
城报春的一角,给桥头人报春来的还有花开
的声音。在晨间或午后坐在廊檐下,看着那些
蝴蝶飞舞般的花朵,你会觉得如春花般烂漫
的日子就在自己手中绽放。

三月,是木棉花次第绽放的时候,大街小
巷总能寻得它的芳踪。桥头旧宾馆一棵木棉
树,每年二月或三月,它盛放得格外灿烂。小
鸟在枝头婉转低吟浅唱,那如火焰一般的木
棉花拨去了冬季冗长的寒冷与凋零,照亮了
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 太沉太沉
有多少双筷子 就有多少个故事 拦腰折断

今夜 众人俱醉我独醒
我庆幸 我像无数个中国人那样 拥有一个
年

我拥有年带给我的欢乐与幸福

此时此刻 我的一切祝愿 祝福

都像小孩甩出的那只二踢脚

在空中 炸裂开来

除夕

■ (重庆)王跃强

365个日子跑到今夜
才显得珍贵与新鲜
那么多的爆竹和酒杯
还有才回家的心才开花的脸
都在今夜站在春风身边
人们用祝福撕下了一年的旧衣服
穿上鸟语花香编织的新春联
所有的辛劳和希望粘贴在一起
再一次笑上唇边和眼角
除夕啊除夕
原本冰冷的人世间
突然多了炉火多了亲爱多了晴天

除夕

■ (四川)鲁川

有多少离愁 可以打包
喘息的车厢 起降的飞机 穿峡的客轮
已经荷载不起故土青青的期盼

我看见一个趔趄趔趄的影子 在狂奔
我看见一家老小 坐在老槐树下 抱头痛哭
我还看见母亲的泪眼 锅台的围腰 把盖的团圆
一个举世嘱目的日子 太沉太沉
有多少双筷子 就有多少个故事 拦腰折断

今夜 众人俱醉我独醒
我庆幸 我像无数个中国人那样 拥有一个
年

我拥有年带给我的欢乐与幸福

此时此刻 我的一切祝愿 祝福

都像小孩甩出的那只二踢脚

在空中 炸裂开来

除夕

■ (新疆)谷鸣

顺着草的气息
找得到河流
沿着春风的去处
就可以回到故乡
农历的除夕
散落在村镇 城市
散落在街头巷尾
星光泛起的银河里
守候一种难得
叫温馨也叫除夕
千万里的春风浩荡
都不及一个回家过年
来的深刻 除夕
这枚烙在中国人
灵魂深处的印迹
不是谁想除去
就能除去的

亡,你回去写份报告来,我们报县局批。”

“哦。”史二爷一听,心想:砍树果然是要报批。回家后,备办起酒肉,请村会计到家里
帮写了报告,然后又徒步把砍树报告送到林业站。

半年过去了,史二爷砍树的报告却一直
都没有批下来。

一天下午,忽然刮起一阵狂风,干酥了
的青冈树被拦腰折断,“哗啦啦”直砸房子
上。史二爷和陈婶闻声,吓得汗毛倒竖,好一
阵才缓过神来,慌忙张赶着屋后查看。

看到躺在房上、滚到地上已经枯朽得掉
渣的树筒管,断口处的白蚂蚁和老木虫因受
到惊吓正争先恐后往外爬时,史二爷顿时生
气道:

“啧啧啧,啧啧啧,这朽木现在还能做啥
子呢,还能做点啥子呢?”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org.cn>)
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砍树

■ (四川)赵学富

问村委会钱主任稳当。”

史二爷来到钱主任家,说明登门事由
后,钱主任说:“这件事情很重要,我们不能
做主,你还是去乡上报告,看他们咋说。”

史二爷徒步一个多小时赶到乡上,在公
示栏里认识了孙乡长,随后在三楼乡长办公
室找到孙乡长。孙乡长听后很是诧异问道:

“死了?昨平白无故就死得了呢?这样吧,你
去找找林业站的李站长,看他们以往是如何
处理这种事情的。”

史二爷几经周折,总算找到了李站长。
李站长问明情况后平易道:“既然是自然死



潮头文学

论坛